

# 黃埔軍校創立五十週年紀念感言

冷 欣



筆者民國十三年攝於黃埔軍校  
時年二十五歲

## 一、締造歷史新頁的一天

今年的六月十六日，是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五十週年校慶紀念日。五十年歲月，是整整半個世紀。這在人類永無休止，永無止境的歷史中，固然只不過是彈指間事而已。但對一個學校言，却是自創始而長成，自披荆斬棘，慘淡經營，歷經滄桑，飽受憂患而發皇燦爛。其間有多少辛酸，

多少血淚，亦有多少的驚濤駭浪，及多少的榮耀光輝。而這所學校的歷史，又與我中華民國的歷史，實切相合，同患難，共榮光。我這個當年畢業於創校所在地——黃埔的第一期老學生，一個參加東征，北伐，抗戰，戡亂的老兵，欣逢此一光輝的慶典，回憶往事，歷歷在目，無限感奮之餘，胸臆間似有萬言千語，一吐為快，其情有不能自己者。

近年來由於工作及興趣關係，得閱讀較多史籍，更由於五十年來親身的經歷，深感歷史上一些劃時代的偉大事蹟及人物之所產生，皆非偶然。歷史本身固然是客觀無情的，它只是將日積月累的人與事，縱橫交織，紀錄存真的留傳下來。但歷史的進展，既無休停，亦無起訖，乃將過去與現在既密又深的交錯纏結在一起。我們要想瞭解今日的情狀，必須自以往的事蹟中，尋求其淵源所自，而並且還可以自其中獲得完善的典型，及成敗得失的鏡鑑。

五十年前的六月十六日，本校首次開學典

禮之日。由於印象深刻，當日情景，仍完整清晰的保存在我的腦海之中。至今想來，這一日，實在是為我國現代史中新的一頁的開始，是鑄造歷史契機的一天。它不僅是為黃埔建校之始，並且由於建校成功，進而建軍，更進而建國。而在此一段開創歷史新紀元之際，當日總理，即國父孫中山先生，及當時之校長，今之總統 蔣公，這兩大偉人，前後相承輝映。國父開國於前，總統建國於後，真是歷史中難得的際遇。他們同具有大公至誠的胸襟，民胞物與的情懷，光明磊落，貫徹始終。為實現三民主義救國救民之大志，勇往直前，百折不回。他們的偉大抱負，高瞻遠矚的設想，不僅能促使每一階段的歷史任務之完成，更能夠創造歷史，在歷史的進展中，作開路的先鋒。筆者何幸，能親聆這兩位偉大導師的教誨。潛移默化中，受到感召，決心做一個革命軍人，為終身職志，並獻身於國民革命大業。我們當日的五百位同學，亦皆與筆者相同，此是黃埔軍校教育成功的最好印證。

回首五十年前，自籌備創建本校至建校施教，而至建軍東征，終於奠定北伐勝利及建國基礎，其間所經歷之橫逆險阻，艱辛困苦，實不堪言狀。真是錯綜複雜，外力內奸，危機四伏，險象叢生。每一挫折，每一難關，每一險惡之遭遇，每一場戰鬥之進行，稍有不慎，偶或錯失，都會直接影響到本校之存廢，及國家命運。試想倘建校不成，何談東征之勝利，北伐之奏凱，國家何能統一？則歷史必完全改觀。幸賴 蔣公恪遵國父訓示，繼承革命大業，始終不渝。憑其卓越的領導才能，無比的堅忍耐力，在動蕩險阻中，鎮靜如恒，指揮若定。終能化險如夷，衝破黑暗，而勝利成功，實在不是徼倖獲致的。

## 二、黃埔創校意旨

國父很早就深切瞭解，欲求革命成功，必須有真正的革命軍。早在民國紀元前，就曾經想在檀香山、日本等地，有創辦一所軍事學校，訓練軍事幹部的計劃。但終以時機未成熟，經費基地等問題，困難甚多，而未成事實。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，陳炯明叛變，砲擊觀音山總統府，國父走避於永豐艦中。蔣公聞訊，自奉化馳赴廣東，千里赴難護衛。陳炯明的粵軍，本是國父一手扶植而成，却仍暗通北洋軍閥，終致叛逆。此對 國父，及 蔣公，刺激極大。國父乃決定由 蔣公負責，籌設一所培養革命幹部的軍事學校。是年八月，蔣公被派赴俄國考察，十二月返國，便向 國父上一報告，其中就曾說：

「為求國家強盛，必先統一全國。要統一全國，必先消滅軍閥。要消滅軍閥，必先建立軍隊。要建立軍隊，必先創立學校。」同時，於十三年一月二十日，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。一月二十四日，國父以大元帥名義，發佈命令，籌組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。四月十二日，發表「建國大綱」。將建國，分為軍政、訓政、憲政三個時期。軍政時期主要任務，即是以武力剷除建國障礙，完成國家統一。軍校之設立，已是刻不容緩的事，於是積極籌措。一期同學，於十三年五月，就已入學。但 國父選定六月十六日行開學典禮，是深具意義的，由此，亦可見出軍校創設之旨意及精神。國父在開學典禮的訓話中，便會訓切的昭示說：「我們今天要開辦這個學校，是希望什麼呢？就是從今天起，把革命的事業，重新來創造。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基本，成立革命軍。諸位學生，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。有了這種好骨幹，成了革命軍，我們的革命事業，就可以成功。如果沒有好革命軍，中國的革命，永遠還是要失敗。所以今天在這裏開設這個軍官學校，獨一無二的希望，就是創造革命軍，來挽救中國的危亡。」

## 三、創校維艱

談到創校時環境的艱險阻，真可以說是千頭萬緒。當時整個國家，是在嚴重的內憂外患之中。惟此時歐洲列強各國，正值一次世界大戰之後。雖有掠奪我國之野心，但元氣損傷，且彼此

間有矛盾衝突，心餘力絀。乃在矛盾中，維持一種均勢。觀望瞻顧，伺機伸爪。而日本反在大戰中坐大，躍為強國。其國內的好戰軍閥，野心勃勃。面對偌大的中國，有見獵心喜，蠢蠢欲動之勢。蘇俄時當革命之後，國內外局勢，均屬不利。乃廣結善緣，對我革命政府，故示友好。但實際上乃透過第三國際組織，積極組合共產黨徒，滲透到我國民黨陣營中，挑撥分化，製造事端。軍校中亦潛伏有共產份子，離間破壞。到第四期時，情形則更見複雜，致有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之中山艦案。共匪不僅對 蔣公誹謗誣蔑，更進而陰謀行險。蔣公臨危不亂，迅速處置，使得共匪計窮。但其危疑震撼的情狀，不難想像。

一次大戰之時，我國參加協約國陣營。戰後，我國雖為戰勝國之一，但反而受盡恥辱。而北洋軍閥，仍昏聩愚昧，罔顧國家民族利益，反挾外力以自雄，割據稱霸，混戰不已，置人民於水火之中。國父乃於民國十年五月五日，於廣州就任非常時期大總統，進行北伐。民國十一年，正進軍江西，開展順利之時，陳炯明喪心病狂，竟勾結吳佩孚，公然叛變。後陳逆雖被擊退，但僅就廣州此一革命政府所在地而言，依然是各種假革命的雜牌軍隊雲集。尤以滇軍楊希閔、桂軍劉震寰，最為飛揚跋扈，包藏禍心，把持財政，阻撓軍校之籌建。蔣公會對當時情形分析說：「十三年六月在黃埔開學，軍械既少，經費又沒有着落。因為所有廣東財政，都由滇桂軍把持去了。因之，什麼事都不能做。不但學生的書不能教，學校全部都幾乎不能支持。當然還有許多曲

折，更有許多障礙。因為反革命的軍隊知道了軍官學校的目的，就深怕我們成功。他們知道我們成立這個學校之後，一定要消滅他們，他們就不能搜括民膏了，所以千方百計來破壞。」他又會說：「當我在黃埔建校之初，論土地不過三英里見方的面積，論實力只有五百個學生，五百枝步槍，而且海島周圍，都是我們的敵人。外有英、日帝國主義的重重包圍，內有軍閥的公開叛變，和奸商的暗中勾結。但是，總理不計本黨革命有多少力量，不管外圍的環境如何險惡，他始終以大無畏的精神，領導一般忠貞同志，作艱苦的奮鬥。一面和軍閥奸商鬥爭，一面和帝國主義者鬥爭。百折不回，再接再厲。」當時學校經常費，每為三萬餘元，國父指定由市政廳等處籌措。但事實上，每月只能籌出六千元。蔣公及黨代表廖仲愷先生設法挪借，舉債度日。廖先生每日向楊劉借款，更是受盡委曲。至於為訓練所需用的五百枝槍，也是得來不易。當時廣州石井兵工廠廠長是馬超俊先生，他奉 國父命，撥給黃埔軍校步槍五百枝，最初却只能送來二百三十枝。一再催請，才湊足三百枝。但即使如此，仍觸怒了滇軍軍長范石生，馬先生竟遭其拘捕囚禁。經由大元帥手令，始予釋放。由此可見滇軍軍閥之惡霸作風，對黃埔建校之橫加阻撓，及軍校物質條件艱困之情況。

前段所引 蔣公會說：「外有英日帝國主義的重重包圍，內有軍閥公開叛變和奸商的暗中勾結。」都是實有其事的。英帝國主義者假香港之便，與陳逆爛明勾結，並囑使廣州商團團長陳廉

伯，於十三年八月八日，自香港購得大批軍械槍枝，私運到廣州，圖謀不軌，有傾覆革命政府之陰謀。國父獲得密告，乃令 蔣公率軍艦截獲扣留。陳某不自反省，反唆使商團發動罷市，惹事生非。英國領事，竟為之出面干涉，態度惡劣。而滇軍亦與商團勾結，從中作祟，打算坐收漁人之利，並欲謀害 蔣公。國父乃毅然發表對外宣言，致電英相，表示抗議。蔣公則率領在校學生及黨軍教導團，以武力相對。經一日夜激戰，商團全部激械投降。此一勝利，使革命政府聲威大振。軍校武器，意外得到大量補充。有此基礎，乃得以進而籌劃黃埔建軍。

十四年五月三十日，在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。軍校全體員生及廣東全省民衆，憤慨激昂，同仇敵愾，於六月二十三日，舉行民衆學生聯合大示威遊行，推舉何應欽將軍為總領隊。英、法、葡等帝國主義者，驚慌失措，竟向羣衆以機槍掃射，死傷數百人。軍校員生死難者計有二十七人，受傷者有五十人。此即是震動世界輿論，激發全國同胞認清帝國主義淨海面貌的沙基慘案。此一悲劇，我同學所受刺激及影響極大。

在沙基慘案之前與後，更發生了兩件大傷心事。前者就是 國父於十四年三月十二日，病逝北平。噩耗傳來，真是晴天霹靂，革命頓失偉大導師，猶如日月無光。當時又正值東征戰況緊急之時，不敢學哀。直到二十一日東征勝利，才發表哀告各將士書。在八月二十日，黨代表廖仲愷先生又復遇害。廖先生襄助 蔣公創校，鞠躬盡瘁，是軍校的一位慈母，對剛誕生未久，正待發

展的軍校言，是無可彌補的莫大損失。

#### 四、成功的教育（兩大偉人的感召）

上述種種，都是軍校在創辦之初，所遭遇到的艱困挫折。真是盤根錯節，四面八方，遠近內外，都隱伏着使建校建軍可能毀於一旦的因子。但領袖 蔣公，終能於此千難萬苦中，屹立不搖，無負 國父所付託，完成使命。十四年三月三十日，蔣公以「如何追悼 總理？」為題，發表演講中說：「我們應該如何承繼 總理的遺志，才能使得 總理死在地下安心瞑目呢？這就要我們全體將士黨員，認定目標，向前去奮鬥，貫徹我們 總理的主張，打倒我們的敵人，使中國成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，才稱得是中國的國民，是 總理的信徒。」此可見 蔣公對 國父所倡主義體會之深，信仰之堅，奉行之力。此兩大偉人間的契合，為中華歷史鑄造了光輝的冊頁。所以筆者在軍校四十週年校慶專輯所撰寫的一篇文章中，探討黃埔建校建軍所以成功的原因，使歸結為三項。就是一、國父救國理想的號召。二、總統的堅定領導。三、革命志士的結合。論及革命志士的結合，以筆者個人言，當年正是一個二十餘歲的青年。滿腔熱血，豪氣干雲。當時在上海，受到黨國元老鈕永建先生的訓誨，承其介紹入黨，並決心投考軍校。當軍校籌辦之初，就曾擬定招生名額，及各省區分配名額。但由於各省多在軍閥統治之下，不能公開招生，所以便委

託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，回籍後代爲招生，祕密進行。軍閥視國民黨爲亂黨，如寇仇，因此在此種惡劣環境中，能毅然投考軍校，隻身離鄉背井，甘冒危險，南行千里，投入革命的熔爐，可知這一批青年志士，已先具有報國赤忱，革命志向，有堅定的信仰，更有高度的求知熱望。可是把他們鑄鐵成鋼，陶鎔成棟樑之材，尚有賴諸位師長、長官的苦心培育，當時軍校各級幹部，亦經考選而來，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。大家在精神上溶爲一體，在感情上結爲一家，真正達到了校訓「親愛精誠」境界。然而最重要的，還是 國父偉大的昭示，及校長 蔣公耳提面命的諄諄教誨。

國父在開學典禮的訓話，是最重要的。一番啓示。這篇演講主旨乃是勉勵同學首先立志，立生效法先烈。要做革命事業，更要效法先烈犧牲精神，也就是不怕死的精神，以少勝多。

國父說：「要怎樣立志，才可以做革命軍呢？……便要拿先烈做模範。」

「要學革命先烈的行爲，革命先烈的行爲沒有別的長處，就是不要身家性命，一心一意爲國家奮鬥。」

「譬如辛亥三月二十九日，……當時做衝鋒隊的人方有武器，有武器的不過三百人，所打的敵人不止三萬人。革命黨祇用三百人，便敢打三萬多敵人，這就是革命黨的見識。革命黨的見識，都是敢用一個人去打一百人的。」

「我敢說革命的精神沒有別的祕訣，祕訣就在不怕死，要能夠有這種大的勇氣，在心理中就是視死如歸。因人生隨時都可以死，要死了之後，便能夠成仁取義。」

「明白革命的道理，便可以視死如歸，以爲爲革命而死是很高尚，很快樂的事。……有了非常的志氣，便能夠看破生死關頭，以死爲幸福。如果人人都能夠以死爲幸福，便能夠以一百人打一萬人，用一萬人打一百萬人。」

校長 蔣公，此後更在生「死」的意義上，多所分析，作更切實詳盡的訓誨。

十三年五月八日，我們剛入學的第二日，校長便集合全體師生訓話說：「我們進入學校以後，無論教職員與學生，皆是同志。就在這個學校裏共生死，同患難。一生一世，我們的生命全在這個學校裏。同志的意義，就是志同道合，生死與共，安危相同。亦就是萬眾一命，不成本休，不死不休之義。」更說：「我們軍人的職分，是只一個生死的死字。我們軍人的目的，亦只有一個死字。除了死字之外，反面說，就是偷生怕死。如果偷生怕死，不單是不能做軍人，而且沒有人格，就不能算是人，古人說『與其背義而生，則生不如死』。」

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對我們第一期同學，所作的一次長達四小時的訓話，更是辭意懇切，感人肺腑，刻骨銘心，令人終生難忘。那是一次

最偉大最成功的精神教育，革命感召。當時在場官生，多感動得淚下。此次所講內容，係解說本校環境與黨軍性質及練兵要素，主旨則爲「以必死之心操必勝之權。」並宣示出革命軍連坐法。他說：「我們以後練兵，不要單在形式上，更要在無形之中，使他自已覺悟，明白軍人的責任，知道紀律比他生命還要重要，打仗的時候，就是要他退下來，他都不肯退。這個樣子，才算是教育有效了。……本黨成敗，國家存亡，全在本校同志肩上。以後總望各同志，拿主義作中心，與主義來共生死，不要專在個人利害上來計較。」又說：「我們大家以後要覺悟，對於主義，對於總理，以及對一般切望於我們的同志，只有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至於成敗利鈍，非所逆觀，只要我們盡心而已。」

至於革命軍連坐法，後來在十四年一月六日制定。其第一條條文說：「本軍以遵循先 總理遺囑，完成國民革命，實行三民主義爲目的。各官兵應具犧牲精神，與敵交戰時，無論若何危險，不得臨陣退卻。」蔣公於一月十日此法頒佈時，並附頒一份莊嚴訓令，其主要內容如下：「……如一班同退，只殺班長，一排同退，只殺排長，……一師同退，只殺師長，……比方一團人齊退，必殺團長，團長但見他一團人退時，他決不退。若是他團長一個人不退，必不能夠支敵，必要陣亡在前方。我便將他部下三個營長都殺了

，來償你團長的命。營長見團長不退，恐陣亡了團長，就該他自己償命，便是營長亦不敢退。：兵法云：『強者不得獨進，弱者不得獨退。』又云：『萬人一心』，『萬人齊力』。真是要得這個成效，非實行連坐法不可。」

凡人皆有畏死心理，一般人最忌諱者，就是一個「死」字。人生在世，最難破除者，也是生死一關。國父與 蔣公的訓教，便是直抵死關，聲聲言死，予人當頭棒喝，使受教者無所規避，目不轉睛的正視死亡，以先烈為模範，而逐漸將死亡意義提高至一昇華境界，將死亡的陰森與冷淒，化為光輝與可親，反使死亡具有一種莊嚴壯麗之美，乃轉而視為福地樂土。使人於此中去體會人生真諦，進而便能瞭解 國父所說：

「死有重於泰山，我死則國生，我生則國死。」  
「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，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。」  
那種崇高的人生境界。使也能確認「生活的目的，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；生命的意義，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。」此一革命的人生觀，這真是一種最高意境的精神教育。 蔣公更以「不怕死、不貪財；愛國家、愛百姓」，作為雄壯的口號。早晚高呼，時時警惕，謹記勿忘。又將犧牲、團結與負責，結合而為黃埔精神，這也就是我國民革命軍，革命精神的優良傳統。第一期同學在校受教育，為時不長，但由於受到兩大偉人的心傳，半年已足夠終身受用。 國父北

上之前，曾蒞校視察，視察完畢，極感欣慰，當時便對 蔣公說：「今天看見我的學生，有這樣忍苦耐勞，努力奮鬥的精神，定能繼續我的生命，完成我的志願，所以我這次北上，雖死可以安心了。」 國父的這番話，完全是以先知先覺者的睿智，看到了教育的成功，預見革命事業的開展，是表示滿意欣慰的心情，但不料却也一語成讖了。

### 五、教育成功的印證

我們這一期教育的成效，一出校門，便有機會作了最佳的證明。果然完全服膺 國父遺訓，

校長教誨，真正做到了視死如歸，遵循了以「當百，以少勝多」的指示。將犧牲、團結、負責的黃埔精神，充份發揮出來。這便是十四年二月一日動員開始的東征，討伐陳炯明叛軍。尤以三月十三日的棉湖大捷，奠定了此後北伐建國的勝利基礎。那種前仆後繼，人人奮不顧身，個個沈着應戰，完全置生死於度外，直可令敵人喪膽落魄。當時就有「黨軍作戰，不是打子彈，乃是打血肉」的稱讚輿論。陳逆自己也說：「黃埔學生作戰，是打血而不是打槍。」有的同志，一身被敵人機槍擊中三五處，仍不退却。或是受傷再戰，不死不休。故傷亡的慘重，是當然的。許多連隊中幹部，大都十去其六七。真是碧血橫飛，風雲

變色。可以動天地，泣鬼神。其英勇壯烈，已可與辛亥革命的先烈，先後輝映，所謂「先烈之血，主義之花。」至此乃有真實的見證。這一支鋼鐵的新軍，便是以黃埔軍校師生為基幹，所組成的教導第一團、第二團，由 蔣公親自督導指揮，此亦即是建軍之開始。當時叛軍兵力將近二萬，而又為其精銳主力。我軍不及三千，加以已轉戰月餘，已感疲憊。眾寡懸殊，逸勞異勢，而竟告大捷。此並非奇蹟，或偶然倖致者。筆者當時是第一團第二營第四連連黨代表，得以參加戰鬥行列。至今回想，仍感到與有榮焉。

### 六、結語

五十年過去了。以筆者言，當年的「一個青年學生，而今已年逾七十。但每一憶及當年情景，仍不覺英氣勃勃，所謂「壯士暮年，烈心未已。」筆者所以不厭其煩，將當年建校情形加以敘述解說，乃在緬懷軍校創建之艱難，則應如何珍惜軍校優良傳統，發揚黃埔精神。五十年來軍校先期同學，為完成國民革命第一第二期任務，已作了光榮的奉獻，為母校爭取了榮譽。今後第三期革命任務，仍有待軍校同學繼續努力，使軍校之光，更發揚光大。如此才不辜負作為一個 國父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，及 總統蔣公的好子弟。